



830218

習齋記餘卷八

祭邑令羅毅亭

嗚乎翁果逝耶其八千里外之訛傳耶某聞問已逾年矣舊歲正月十四日聞之鄭孝廉惠侯云有客自廣來公卒於八月四日某聞之力不能哭公於廣惟思暫立紙主設奠徹齋遙望一哭少杜某相交數載之鄙懷少酬公禮愛數載之雅誼已耳雖然事情之不可知人言之不可信也每東西分巷而傳訛嘗覲面轉目而談妄况八千里外耶未必的也再候問已而甲言卒矣乙言卒矣所遇雷同或

習齋記餘卷八

祭文

一

曰公之使別從主過吾邑言之則哀問的矣雖然烏知使者非有所嫌而妄言耶烏知言使者之言者不亦妄耶又烏知到處之雷同不一妄成聲而眾妄成形耶遽哭公不忍也不哭公不忍也兩念交鬱胸中已三百九十餘日每一南望中爲怛然每一念公誼中爲怛然每一望公賜扁中爲怛然此一疑團與怛怛者究將何以自杜也無已則姑立主設奠遙望一哭甯使某之哭奠與人之傳言俱屬訛妄暫以自杜總之無以自解並無以解於公請妄哭之即妄誄之可乎誄曰爲政勤民七載憂幸先清脾甲編審躬臨奸隱盡剔老穉冤伸捕蝻百石功及四鄰逐約講諭



博野顏元著

嚴冬夜巡節孝旌表咸蒞其門凶頑電懲幾盡小人盱衡
昭代無邁公勤忽志歸養乃致爲臣荷公禮遇光莫先君
數致膳肉表閭序文誤施傷鑑愧我庸昏六年拙守接公
未頻莫贊公政莫啟公心謝任之後旅館方親兩贖王舍
一屈餞尊前日斯地辱公之駕今日斯室駐公之雲公果
逝耶來格來歆

祭任熙宇文

嗚乎此上谷屬邑蠡吾之隨東村也距翁家三百餘里且
翁之卒處不可知大約通地也又翁生時與某書間相通
京師一會足跡未嘗至敝里又未知某今日之移此村也

習齋記餘卷八

祭文

二

雖齊宿蔬設惴惴懼翁之未必來格以饗也雖然憶昔之
未訂交時某少翁一倍餘年不相及矣翁生於通旅於都
某步不出里門地不相及矣翁豪俠聲著幽薊間某以乳
臭書生盤桓斗齋聲名亦不相及矣某胡然而知天地間
有一翁也翁胡然而知天地間有一某也胡然而始以神
交旋以書交繼以形交終以心交於無窮也豈非天地間
惟有此理最相親乎豈非理相親則氣相應固不關乎年
地聲名也哉豈非理氣相通則年地聲名自皆渾合無間
而山川不能限關河不能阻也哉况乎翁今脫形而神乎
神自無不之也無不靈也無不通也甯有不思之卽至言

之卽聞望之卽如見哉况醫貫一卷翁之所手鈔也賜書一紙翁之所手寄也教子讀書一說翁之所手著而與余對案商修將以挽天下而翁之志所在也翁之手澤在此所志在此翁之來享端可必矣某存是心四載矣始以冗務繼以大喪未獲遂此心約然當艮風起則若送翁之神來當坤風動則若將某之情往耿耿之念卽謂四年之齋也可夫三日之齋乃見其所爲齋者况四年之齋乎近者二風往來不輟正某與翁之神相接時也翁之來臨此位依然在矣請誦翁之言以侑觴也可乎某感禮遇家大父之雅相推有蕭曹二字翁之第一書謂譽人過分便是自

習齋記餘卷八

祭文

三

已離道某見之心怵色赤至今頗力保此恆心者實翁之力也第二書進銳退速之戒實行一字之箴尤終身不敢不勉焉者旣而都門攜手查樓小閣過蒙優設回至通衢京市何地而暢言天理卽是浩然之氣由今以思名利擾攘場中忽有二客談天理語浩然甯非都會一奇乎雖然浩氣不可不全養而實不可全伸旣云天理卽所以爲浩氣理固無屈者而謂氣不可全伸何也時也故聖人以用舍行藏之道順錯代消長之時時而行以乘其長天理也卽大肆其浩氣與日月同高與乾坤並大與江海等彌淪無妨也時而藏以順其消亦天理也卽退如晦月縮如芥

子柔如白茅不失其浩氣也聞宦者李昆山得赴於翁子謂翁於某橋下若屈平之爲者或有不善用其浩氣者乎抑有甘於長流一蹈若吾里彭餓夫之意者乎不然壯時陳猷閩帥之威武不能屈霸守之棒笞不能殺而垂老乃有小忿之未懲乎已矣翁之神其常伸以佐天下之有浩氣者可也尙亭

祭魏帝臣文

嗚呼元之苦尙忍言哉憶先生病之革也元來視張目曰已矣一死一生乃見交情蓋傷所交之多而此時惟元至也其後法乾又相繼逝嗚呼元之苦尙忍言哉元平生以

習齋記餘卷八 祭文

四

朋友爲性命少壯所交比比作古矣三十年來氣味親洽只三兩人豈意半載俱舍我哉翁之言曰生世九十年終日言而不厭者得兩人前則田見之後則顏渾然元亦謂生世六十五知已兩人蠡爲法乾父廷獻翁博則先生也元秉乾坤孤氣而生天旣齋之以六親且斬之以類應談學論史輒抑宋之迂儒腐相而力闡唐虞之府事修和周孔之三物習行一敢口而謗詈遂成以王法乾張仲誠之賢動成交壘路驤皇抱王佐大略亦煩辨商惟廷獻翁與先生真有如思同心言同口者自今以往更向何人置口乎初歸宗里使姑丈刺顧且東招矣盛暑日躬臨曰雖曾

枉旆終缺一親謁也尊在踰等何下愛如是乎疏親不啻骨肉每月必飾廚相招曰先生思元也構室之棟榱度貧之薪水家藏之珍味承惠纒纒亦平常受之相見每忘謝其尤使元夢寐感激者曩元之遯左尋父使人追贖於百里外端陽之暮載主歸堂而次晨日方熹弔奠已臨夜中先生何以遽聞乎何以遽來乎知我愛我何如是之深乎夷吾有言生我者父母知我者鮑叔先生之謂矣元心病加以腿痺殆不久人間矣佳兆密邇寒莊荒田尤逼魂若如生前游息也親洽快談便當伊邇今茲之慟異日之歡復何言哉按諡法尊賢敬讓曰恭執禮御賓曰恭先生兼之愛民好與曰惠先生優矣敢依文中例上私諡曰恭惠先生或不以爲媚妄而受之乎蔬餼在庭三酒在爵幸其歆之潛焉云悼嗚呼尚饗

再奠大來間封翁文

嗚呼嚮某之哭翁也迫於賢郎相兆之命哭而無祝未暢某哭翁意也是以申致徐孺之獻聊布悲鬱且邇翁之交某某之見聞於翁者爰侑一觴可乎翁與先恩祖盛軒翁爲執友盛軒翁適貴里必之翁所翁遊劉郝必光敞廬憶昔之筵敬翁也一盃小鯉二翁遽驚起悚肩曰阿兄何細款我色笑懽洽如家人想翁之交徧四海大抵如是也某

館貴里翁歸自陝老友各饋贏縵姻家張際陽告乏指一屋縣與之卽晚少如某亦贈儀四種翁之篤於故舊大抵如是也某之恭弔宋孺人喪也令執事曰諸賓咸延廣榭此客特舍吾將專陪親洽竟日噫翁何取於無知晚輩青目如是也某兀坐荒齋敝邑一甄生入將過族子弟同補增廣生曰久苦陋規費適承大來翁濟金故來問素交乎生對不識也往告則賜耳翁之輕財恤急大抵如是也魏司寇象樞之以風言逮翁也祁博間保翁者周道比至蠡蓋千餘人魏問保者何多也眾對飢窘時太來嘗活我等危難時我等亦當活大來不知其他翁之得人心大抵如是也翁常冬月病思瓜深州綠林間之相謂曰閻翁雖不識如其人豈可死分道走覓又聞江左道上遇客訊翁云而似河北人可識大來君否翁笑曰我大來也客卽挽騶從爲旅舍東踰日夜翁之係天下敬愛大抵如是也今春以醫事遊貴里或云翁杖矣某趨候遂下榻子夜某問翁交徧天下當世豪傑爲誰翁仰面睨思曰無之問其次翁久之曰張飛雄抑亦可以言次矣夫飛熊氏鎮西陲威望著海內而尊禮名賢謙抑下人世所罕覲而翁僅目以次則翁之識有大過人者大抵如是也關中得何喬二女侍巾櫛久一旦謂之曰吾老矣焉用誤爾青年爲也各令攜

所有可百金召其父兄載歸翁之行事迥邁尋常大抵如是也其他吾友五公山人義俠記略載之矣某之里辭何能加損翁第追憶往時之景慕俱成今日之悽愴不覺其伏地喋喋也而中心益傷矣翁與先君同齒而先君先翁十八載逝於關外某號哭走覓數千里謹認一妹載主而歸曾不得如賢耶之侍養盡職也曾不得如賢耶之官誥榮親也竭力厚葬致客數郡以顯親也則某又賢耶公度之罪人矣翁多孫子享遐壽收完福含笑歸九原復何憾所傷者賢耶在朝屬纊之際相距四百里不得親與襲舍竟與某同苦矣某之自悲兼爲賢耶悲者可勝道哉翁知某貧想不至哂吐此涓滴也尙享

習齋記餘卷八

祭文

七

哭湯陰李甯居

痛哉先生卒於何日耶曾未得一再會而遽舍我耶某嘗寄書遼左友人程玉行謂乾坤中關世運之轉移蒼生之休戚者惟聖賢與豪傑耳奈近世之爲聖賢者必庸腐無幹才無豪氣而爲豪傑者非粗則詐天理心術絕不可倚信世焉得志道學而兼經濟者一慰某望哉辛未遊中豫旋途過訪先生及佳耶主一拜瞻杖下見古貌英眸素冠縞袖儼觀先民規範已知從遊遺隱周鐵邱辨精微於心性聯遊鑣於人寰勞勞氣運至耄耋而身歛心猶未歇也

某一言周孔故道遽扶藜起曰卽刻習行某曰先生老矣請旁設座視某同貴宅子弟周旋也先生舍杖振肩曰老人尤當勵學敢遂萎衰乎趨龜主禮跪拜上下健如也嗚呼漫道今天下自先師奠楹後二千年中渾聖賢豪傑而兼致功力者誰哉某遊二千餘里惟見一劉從先聞孔門故道卽刻習行凡墮朱陸兩派習套者千辨萬折而不得一轉曾謂久染鐵邱禪宗而一語轉環哉嗚呼先生眞爲聖賢者也眞謂豪傑者也天何不使之一試於用而徒老乎天何不使吾兩人得遇於少壯之時及某五十有七先生七十有九而始遇乎天何不使之再見而遽命先生反元乎嗚呼痛哉嗚呼痛哉氣運蒼生其陰爲力哉尙饗

習齋記餘卷八

祭文

八

哭奠會友趙太若

嗚乎某生爲天絕吝惜以倫只朋友夫妻耳兼之直狂性成人鮮我堪交遊雖廣眞朋友亦甚難也由蠡城還劉里同儕數人情比交親皆不侔世友而褊急直率惟我兩人爲最自旁人覩吾兩人交不終朝而吾兩人之交正以直率深正以直率久某未得法乾前十年行已賴以不墜異鄉所藉惟敬公郭姻丈同里所資惟兄當有過言過舉呵謫如父兄之訓子弟某不敢拂也某卽效愚誠兄亦未嘗以爲隙兄富而我貧假借酒食類仍兄不以爲惠而某亦

不以爲歎道義深也敬公舍我十餘年矣而某又以歸宗故不得親習兄非會日見法乾則過不得聞求如吾兄之憫愛我匡扶我切劘我者二十年不得一人方與令兄達翁議吾輩老矣當牛車相訪盤桓數日來往勿絕濁醪話心彈琴論道以終我輩沒世之交豈意吾兄一疾舍我哉嗚呼痛哉尙饗

祭節白李處士文

人有恥不以富貴終者有恥不以貧賤終者先生竟以貧賤終矣某僅狀先生之行爲俚傳又擬先生之品節私諡節白不敢溢美先生亦不忍汨沒先生茲者再哭先生使

習齋記餘卷八

祭文

九

人讀傳座前先生之神聽之其有當耶

哭奠友人馮繪升

痛哉馮兄某賦分何苦也生絕天性之倫惟恃朋友以延日吾兄一逝某無友矣非無友也無共學之友也非無共學之友也無德性溫良六行咸備薰陶漸摩納我於道者也識荆二十餘年過自謙抑若接我以上輩者聞遭虞聖之變負罪引慝責卽受怒卽跪蒸蒸火化爲慈萱令兄之斷絃也年過半百矣爲擇名門處子續之某心折謂友人曰繪升諸德可友此則宜師矣前歲法乾舍我恐衰老就萎夙志鮮終四計方百里中惟吾兄一人可相與提攜共

濟此道但以兄事耄期之兄弟乏代步之乘不能源源見也是以約爲歲會往來各一豈意一疾遽舍我哉天殆厭某功力之不勤使之晚廢也何奪我繪升之速哉用自悲也因爲兄悲九旬老父不忍須臾離也而竟離之二童穉子不忍長往舍也而竟舍之兄何以逝耶天何遽使兄逝耶豈冥中乏才急需如兄之賢天亦不違爲兄計耶此某之悲咽不能自己不能已於兄者也雖然伯叔二郎入庠序成品格矣其事祖父也應如兄之事父其撫育二弟也應如兄之愛子兄之視某何如哉可以少慰矣竊抱巨卿之情聊具孺子之奠尙其饗哉嗚乎尙其饗哉

習齋記餘卷八 祭文

十

公祭蠡縣善人劉潤九文

嗚乎如翁者而竟卒耶歷數吾邑善於翁者指當第一屈吾黨耳目所屬遐邇貧孤所賴宗族老幼所依皆在翁一人如翁者亦何可卒耶昔孔子肩干聖之傳門牆賢哲濟濟所交列國名卿高士不勝計乃思聖之餘喟然於善人不得見則真善人之難也孟子論美大神聖亦必先之以可欲則真善人固進於君子極於聖神之基而爲聖賢所亟許者也但世教不明碌碌耕夫率指焚香佞佛修寺繕塔輩爲善人卽學士大夫亦不過指鍵戶叩喔不走時蹊不預世事者爲善士幾曾孝友嫻睦任卹如周公孔子所

重三物中敦六行者耶而翁實備之嗚乎如翁者亦何可卒耶某等齒或頗長素與翁習交年或差少嘗與翁子若孫握手屬姻誼忝執友者忽聞翁逝莫不驚怛咨嗟愴然動色無居人之歎嗚乎如翁者亦何可卒耶相與糾議公辦不腆載陳翁庭匍匐羅拜翁其箸蔬耶其歆爵耶某等請誅翁之行以侑觴耶翁之睦鄉鄰焚債券賑貧民贖鬻子施義棺助婚娶賻死喪卹流寓布惠四方者更僕不能數翁之飲多不亂遇暴不怫忠厚寬和溢於眉宇義方擇師詒謀燕子輯和家眾施及奴僕感孚凶盜夜行莫侮凡淑行之見於身家者亦更僕不能數某等景慕令德最爲

習齋記餘卷八

祭文

十一

心折者尤在事親能孝事兄能悌以爲有合堯舜之大道其諸曲節細行在翁俱爲餘事矣翁之事高堂承色笑謹晨昏當時人能道之某等生也晚耳目未及悉翁之事令兄澤九翁也敬愛交股有無與共成緞服也必二進兄服而後服之易乘贏也必二進兄乘而後乘之有事也必代勞有債也必代償聞當也卽爲贖聞乏也卽獻費及兄若姪之既歿也營其家政恤其寡孤事無巨細以身任之又使翁子爲拮据周旋之向也撫猶子如子今也教從孫如孫兄產乃更懋嗚乎世有孝且弟諧堯舜之道如翁者耶世有備諸行符周孔之學如翁者耶里布衣耶眞士大夫耶

又甯僅爲一邑善人耶嗚乎如翁者而竟卒耶吾儕烏能
自解耶雖然家業乃益昌稱一方最矣壽享叔餘受天慶
矣存也處載口碑人服長者生則榮矣亡也沐澤者泣聞
風者歎死則哀矣桂蘭翰林林長者著聲國學邑庠少者頭
角崢嶸矣翁亦可以長逝無憾矣翁其颯然加一酌乎尙
饗

祭彭朝彥文

辛亥

翁之卒葬數月矣某殊不知翁之葬日並不知翁之卒也
及其知之愴然心悲遂欲祭翁之墓而農冗疊繼不可以
齊不可以齊不敢以交神也是以遲此數月也今薄陳惟

習齋記餘卷八

祭文

三

蔬在盤者惟餅在盃者惟茶從翁素也翁其筋蔬乎其手
食乎其啜漿乎猶知墓頭跪祝者爲某乎某請誅翁之行
以侑食乎賦性質直剛果弗屈羞世態之不苟抱狷介以
守愚施力惟心不素餐只輕財恤困不責報歟科棉無絮
遂知命安命子慚不及宦貽不受竟卻物絕物誰其似汝
孔子論善人不踐跡亦不入室真翁之謂矣自翁之逝巷
無居人子心凄其翁其歆乎勿復執生前小節乎猶記子
之歎翁乎翁辭曰平生非力不食人一孟子曰翁有守者
也而守者小也請大之爲述如其道舜受堯天下事翁猶
辭子又述孺子飲食季偉事翁遂食今日之祭茅生之設

也哀哉尙饗

莫王孝子全四文

嗚乎全四竟舍老母逝耶吾竟不能一見子耶憶子之初
謁子也戒子呼佛再謁子也勉子亟構節孝坊無隱君恩
勿晦親德三謁子也子適居先大人喪弔子畢不行留跪
廬中兩踰夜欲相師子初辭不德不起再辭以哀毀不教
不起逼子出獲罪天下道學語約從子行喪禮來則納子
乃起已知其朔望哭奠行子言也竟以瘡逝不果來子缺
然抱憾在子厚助子尋父也更在幽冥中負子未納之門
下也爲子立傳儻他日子或濫儕之師望中當錄子於門
人列子可少慰於地下也尙享

習齋記餘卷八

祭文

三

祭耆德宋賡休文

嗚乎善人之不多見也孔子已慨之矣某生蠢四十年僅
見一劉潤九六行略備詩禮未親殆三代之遺民乎翁則
世業儒雖未遊庠而德冠一邑某初歸里訪桑梓之賢得
聞翁之篤孝續母博愛宗族姻戚閭巷咸與雍睦至於排
難解紛施棺濟困尤指不勝屈誠哉博郡潤九也若嘉惠
蒙童取重邑宰闢辨異端化被約屬使士林翹楚望而拱
伏則士君子之行又非樸民所敢望矣拜謁之日素衣出
迎端方之氣溢於纓襟登筵則不酌不箸以續母喪未闋

也已聆玉屑霏霏若海紺來子冥神批訟瑩碑世植前夕
祠告朔望諸事真所謂不踐跡亦不入於室善人之道也
德孚於天加壽給嗣某所傾心而尤欽才辨之捷爽使人
輒拜手退舍某生之將歐子訟弟也人莫之解矣而翁動
以惜先人不見片言而平之徐生之以侵塋呈人也賂三
十金不釋矣而翁動以方寸種德一言而服之何嫗之必
欲以佛事葬女也人莫之喻矣而翁曉以少婦見僧魂驚
飛越一言而罷之翁之才德兼長爲官民紳士所共推樂
禮遇樂連姻樂師友樂投屬樂稱道傳布者籍籍蠡博安
饒間孰不爲翁羨也某獨爲翁惜惜不遇里選保舉之會
何遽不作汲長孺魏立成揚眉秉笏獻替殿陛也何遽不
作召杜龔黃勸農桑謀生遂父母郡邑也嗚乎翁之不遇
生民之不幸也如是以逝某所悼也生芻一束聊供徐孺
之雞絮素車白馬痛灑范卿之涕淚嗚乎尙享

哭王興甫

嗚乎興甫遽何往耶吾與尊翁尋樂先生石交二十載竟
舍我長逝耶追慕耿耿迄今未歇幸貴昆玉不忘故舊密
交如昔思尊翁而不得見見諸賢如見尊翁焉令仲兄文
甫季弟獻甫文章道德克紹前麻吾尋樂可謂有子獨念
貴宅自尊大父武功繼世射賊保土勳在桑梓者再諸賢

中惟興甫頌偉豐壯有祖父季父風儻天不吾廢用爲幹
濟奴隸方將資吾友爲手足爲爪翼徒聞不祿驚悵愴惶
仰天拊胸天其廢我矣折我股肱翦我爪翼吾自今已矣
殆與澮川俱涸荒菜同腐矣嗚乎興甫吾其何以自解耶
孰雞在鼎清醴在斟媿無孺子之德而有孺子之貧敬獻
不腆尙監子悲哀哉尙饗

祭顯考關東公祝

甲申忌日

嗚乎兒今年七十矣我顯考之東六十有六年矣四歲之
後生不得侍膝下歿不得哭殯宮並不知衰老者何容色
謝世者何朝暮見命之苦何如哉惟憑關東妹銀孩言忌

習齋記餘卷八

祭文

五

在壬子四月十二日歸至松山有車下巨蛇之應邇遇是
日不勝哀感遵先聖禮以喪禮處之聊具不腆少補餘闕
之奠於萬一嗚乎歆哉嗚乎饗哉知兒之將獻尙得幾時
哉悲咽哀愴何有極哉嗚乎尙饗

祭無服殤子文

維年月日不幸父以酒菜果餅與亡子赴考食而告之曰
自汝之生氣質秀爽姿性柔順吾以爲令器也孰意爾遽
殤耶豈值運會之不淑正氣催折固宜爾之不壽耶哀哉
我兒汝自襁褓至今亦屢濱於危矣生疢西院痰火五夫
當時甯復冀生耶而藥旋效靈九死得生然吾未嘗以爲

喜輒謂此兒必在痘瘡上待之也孰意其果然耶哀哉我
兒自汝之稍有知識也不罵詈人不與羣兒鬪吾表弟三
祝時與他兒競輒扯曰無然恐大人嗔孰謂幼孩而若是
耶哀哉我兒自汝之自能執筆也遇我之貧蔬之精者麵
之白者以奉我祖母我夫妻餐其粗黑汝孩亦當同老者
食汝每推精白取粗黑雖祖母強爲分甘輒辭曰奶老矣
當食此孰謂幼孩而若是耶哀哉我兒自汝之能舉止記
憶也聽我之訓每晨午飯後至我前正面肅揖側立讀聖
諭三過序認其字又於背面亂書認之畢誦名數歌三編
認字三四句乃與我擊掌唱和歌三終又肅揖始退嗚乎

習齋記餘卷八

祭文

六

爾遽何往耶哀哉我兒所欲爲者畏吾卽止所惡爲者順
吾卽起其見於平常者然也哀哉我兒入人之家玩好不
取餅果之賜辭而不受其見於鄰居者然也哀哉我兒遭
吾不德與叔異產少汝者寸步知私而汝曾無分毫爲吾
累往來饋餒無異往昔其見於處財居家者然也哀哉我
兒未病一二日猶同三祝行禮於祖且笑三祝不揖而叩
唱鞠躬伏興以示之其見於事親儀文者然也人謂爾酷
肖爾父爾父幼時實不及爾嗚乎爾以六載之身而於曾
祖父母稱孝孫於父母稱順子正孔聖所謂朝聞道夕死
其可者則六歲不爲死也且古人四歲以讓梨傳九歲以

温席傳至於七歲能賦五歲能文亦皆有傳今爾六歲事親內盡其心外盡其儀是謂禮兒視夫賦文伎倆爲何如耶吾知其可與融香並美矣但彼數子皆因後日之學行文章而孩提之事始隨以傳今天旣靳爾以後事矣是爾之傳不傳惟視吾德之修不修自今以往吾敢不益自策勵以負子耶爾之生也異於凡兒吾於爾之死也亦不以凡兒待之爲爾市棺不隨俗用席也爲爾徽帽衣襪履不隨俗赤身也爲爾卜葬祖墓側不隨俗置之路旁也爲爾考禮不及下殤之服以日易月定服十二日變食遷坐草纓素服麻履不隨俗徒哭也嗚乎我兒汝生有禮死也有

習齋記餘卷八 祭文

七

禮汝復何憾耶吾復何憾耶所可悲者吾窮於人倫四歲失父十歲離母上無兄姊下無弟妹惟立子差早是至窮苦中一樂也吾窮於學問上無父師之訓中無兄弟之助下無弟子之承惟與爾禮樂從事又至窮苦中一樂也今皆成往事使我烏能已於悲哉更可悲者爾曾祖父六十有八性嚴介不出門不交人惟爾是娛爾曾祖母七十有四衰殘特甚亦惟爾是娛今思爾不見卽哀慟無似使我烏能已其悲哉雖然吾與老親之不得娛爾與爾之不得娛吾與老親皆命也當亦不必過悲也昨三日使彭生祭爾滬爾墳以水使成冰防犬爲患今日服闋我親來祭爾

爾其食之

公奠賀母宋氏文

嗚乎如賀母而竟終耶賢哉如賀母而始可以言終也聞
乃良人兒時以痘瞽阿母承父母命甘適盲夫且謹侍巾
櫛愛敬交殷嘗手箸納肴饌家物無巨細必請命噫視聖
母徵在順父指以幼女適老夫者不更難耶迨良人中道
相捐撫十餘歲弱孤歷百苦撐營家業三十年來家聲轉
大教子材成雖采芹未遂就州民部吏每以材邀郡守寵
以品爲儒林重今遭大故詳問衰杖之儀哭奠之禮遵古
制不作佛事有二僧願助經者直辭之婉謝之務期如孔

習齋記餘卷八

祭文

六

子所謂死葬之以禮者吏也而儒矣孰非阿母謹事盲夫
之德成之耶某等因憶吾郡觀政進士元美張公以督都
貴公子娶痘瞽之女其後倡守保定後神京七日亡烈烈
大節傳休千古阿母真女中元美矣於夫終妻道於子終
母道生也有禮卒也有禮享壽八十有五含笑歸於九原
與前化者同穴握手道平生事頌孫子云君子曰終小人
曰死阿母其庶幾君子乎某等聞訃殊覺景慕浮於悽愴
不知其爲哀也第與令子石交見其擗踊號泣又不禁其
潸然淚下也爰糾同人公辦不腆羅拜庭前阿母有靈其
亦欣然稱一箸而進一卮乎尙饗

習齋記餘卷八終

習齋記餘卷八 祭文

習齋記餘卷九

博野顏元著

題論禮觀於鄉二章

吾觀論禮章揖讓而入門入門而懸興揖讓而升堂升堂而樂闋下管象舞夏籥序興至古之君子不相與言也以禮樂相示而已觀觀於鄉章工入升歌三終主人獻賓笙入三終主人又獻至知其和樂而不流不禁愴然而歎曰是乃禮樂不可斯須去身也是乃所謂雅頌各得其所也是乃所謂樂節禮樂也吾人莫道斯須不去雅頌得所節禮節樂者萬不可得雖偶爾之行奏失所之雅頌不中

習齋記餘卷九

節之禮樂求一娛吾耳目快吾心志暢吾肢體何可言哉無人處勉爲雅頌之歌吟家塾中勉率子弟以習演而卽驚世駭俗招謗笑惹刺議的然受人指斥如兩間狂夫怪獸嗚呼聖人之道何掃地滅亡至此哉竊獨窺其故矣人生之所大欲大榮大肆力以求之不遑恤其他者富貴道德而已矣天下之常人諸事不知向慕貪富貴則有同情焉天下之賢人諸事不屑向慕求道德則有獨嗜焉眼見夫讀漢宋注疏作八股帖括加表判論策者皆富貴矣下之里巷庠生監貢上之省府州縣官吏再上之六卿三公無不從此途得也天下豈復有不赴此途之常人人豈復

有不竭於此途之心力也哉眼見夫閉目靜坐談性天集
語錄注解經書者稱道德矣漢唐某某宋明某某從祀孔
廟丁祀春秋矣大者某派宗主小者某派傳人高聲價繫
重望羣然奉爲大儒仰爲君子者無不從此途出也天下
豈復有不赴此途之賢人人豈復有不竭於此途之心力
也哉而堯舜之三者周公之三者盡亡矣士大夫曾耳不
聞其聲目不覩其形口不稱其言也其誰身習其事乎况
云不斯須去乎况云雅頌得所乎况云樂節禮節樂乎是
以無一孔門之儒也而儒道盡滅也秦氏之焚阮不若是
烈也無道法則無人才無人才則無政事無政事則無太
平生民不被聖人之澤而受種種禍亂者已二千年矣雖
唐虞洪水不若是久也吾深望乎神禹劉項矣

題哀公問

大學曰格物又曰物有本末茲曰仁人不過乎物孝子不
過乎物蓋周先王以三物教萬民凡天下之人天下之政
天下之事未有外於物者也二千年道法之壞蒼生之厄
總以物之失耳秦人賊物漢人知物而不格物宋人不格
物而並不知物甯第過乎物且空乎物矣仁人乎哉孝子
乎哉吾願天下爲仁人爲孝子也

禮運

吾嘗論邪說矣楊墨仙佛皆異端也必不得靖甯使楊墨
行世猶利七而害三也吾嘗論儒術矣漢之濫觴宋之理
學皆僞儒也必不得已甯使漢儒行世猶虛七而實三也
卽如禮運雖未必盡出於聖人句句敷理於事麗文於行
學者體踐其一二皆足以康躬福世卽果濫觴也不猶益
乎下至其訓詁亦多切於器物度數宋人則有事外之理
行外之文且牽釋老附會六經四子中使天下迷醉棄堯
舜之道亡孔子之業卒致普地庠塾無一可用之人才九
州職位無一濟世之政事是以莫之禦而儒統至此也莫
之禦而世道至此也吾雖欲避其勢炤以自愛亦烏能自

習齋記餘卷九

三

已耶但願世之君子淨眼一辨今世尙有儒道否尙有七
十子一賢否則必悟儒之所以亡而憐我諒我者出矣

夫子志亂而治之滯而起之

太史子與南宮敬叔知聖深矣贊聖極矣而聖人之自狀
不過曰亂而治之滯而起之之二語者甯獨夫子之自知
哉而兩間之聖賢豪傑皆莫之能違矣三皇五帝之世洪
荒未闢卽其亂也遂開物成務以治之禮樂未興風俗未
雍卽其滯也遂制作建極以起之是以皆爲繼天造世之
聖人降水懷襄不疏治之非禹也蔗穀雜茂不相芟之非
稷也五品不遜五刑不明不敬敷不明允非契陶也民誓

偕亡不割正非湯尹獨夫肆虐不秉鉞非武姜也周召也
王綱解紐而不一匡東邦僂弱而不能三月大治錯強夾
谷國書伐魯而不能右師用戈莫謂夷吾不可謂之霸佐
恐孔冉亦不得爲聖賢矣是故抗虎視蠶食之秦斯爲信
陵距爲我兼愛之跛斯爲孟子暴殘之嬴項尙存非三傑
也篡逆之莽操不討豈鄧葛乎隋末之擾攘靖於英衛唐
室之再造出自鄴汾宗岳治焉而不終舒原起之而不遂
君子所爲扼腕而長吁也世人所謂聖賢豪傑者吾惑焉
試觀孔孟逝後二千年中大亂大滯亂天下之治人治法
滯天下之起機起色者非訓詁清談禪宗鄉原乎此四者

習齋記餘卷九

四

滅堯舜周孔之道陷溺甚於洪水而人不見其波酷烈甚
於秦火而人不見其焰以致海外之洪水汎濫乎寰中者
千餘年矣再見之癸受政羽屠毒於蒼生者千餘年矣而
近世之聖賢豪傑方闔眼靜坐著書立言自以爲獨得之
妙而天下羣然奉之祀孔廟立宗傳非惟不治其亂也從
而益亂非惟不起其滯也從而加滯宋明之訓詁視漢不
益浮而虛乎宋明之清談視晉不益文而冊乎宋明之禪
宗視釋道不益附以經書冒儒旨乎宋明之鄉原視孔孟
時不益眾悅益自是不可入堯舜之道乎吾人苟欲勉於
此二語非宋之胡文昭明之韓苑洛其孰與歸

書王子雍家語序後

元按鄭氏之學亦學孔子書籍之文耳子雍之學鄭氏亦但學其誦說著述之學耳故其言曰尋文責實考其上下義理不安違錯者多是以奪而易之其上冠以尋文二字則其所責之實亦謂文中之義理耳義理不安者亦謂其文中之義理不安矣耳違錯者多亦謂其文中之違背乖錯者多耳然則子雍之奪而易之亦不過奪鄭氏之說解而易以己見之說解而已豈知宋家諸儒又承其後伺其違錯者奪而易之乎要之孔子之爲聖不在刪述刪述者孔子之不得已也集注論語序說引史記明言哀公十一

習齋記餘卷九

五

年孔子年六十八魯終不能用乃敘書傳禮記刪詩正樂序易彖繫象說卦文言則孔子之學成其聖與教成七十二賢者固在刪述之前卽不幸六十七歲奠楹孔子之爲聖固不少欠也孔子道窮志傷迫爲極思以有刪述亦可悲矣漢宋諸儒顧誤認孔子於刪述且以爲功過堯舜可謂妄矣遂用功於訓詁論說背馳益遠因流而爲登座開壇流而爲帖括八股生民之禍吾道之衰於斯爲盛幸孔子裔孫猛家傳此書載聖人實事居多將聖人氣象作爲耀然紙上試取以質漢之鄭王宋之程朱學教會在于臣弟友不遠人以爲道否然猶可混冒也會在六行六藝如

功否世有但能誦說靜坐而處不諳習禮樂射御書數出不優嫻兵農錢穀水火工虞之聖賢否吾故曰諸儒誤認孔子而堯舜六府三事之道亡矣

題非十二子

丁未

據况所非陳仲墨翟慎到是孟子所辭而闢之者闢之於孟子况之非是矣史鱮是孔子所亟稱爲直者稱之自孔子况之非非矣他若它魏田惠鄧其學不傳於後世六經之文所不道其非之是如陳墨慎其非之非如史俱未可知但以子思孟子祇敬先君子之言爲罪而未仁人何務蓋自予也夫思孟之所祇敬仲尼舜禹之言也息思孟子

習齋記餘卷九

六

之說而法仲尼舜禹是法其名而息其實也法其名而息其實亦不敢息其名也云爾其勢不竝仲尼舜禹而息之不已也是以其徒斯輔秦焚書阬儒舉仲尼舜禹之道而盡息之况之所務仁人之功著矣噫思孟才劇志大聞見博然也按往舊造說然也法先王而未得舉行其詳孟子已自謂聞其略矣則謂之略而不知其統或亦然也今取中庸孟子而讀之果雜也乎哉况以粗浮自是之心猛浪不謹之氣但見其僻違幽隱閉約曾不知其類不究其說不得其解其病正坐不祇敬先君子之言也方且悍然自放於宇宙古今之中而自是則其謂性惡也亦宜謂祇敬

爲罪也亦宜嗟乎子弓無稽矣雖言子之賢豈得與吾子齒况之疏多矣

子祺子西諫遊荆臺

吾不愛子祺之能諫也而愛子西之姑悅王行十里而後阻用諫亦有寬道焉緩述焉五諫備其三譎也降也諷也子一未有能焉設得君而事之非殺身則梗道可畏哉

擬展喜卻齊師

齊侯伐我北鄙公使展喜犒師使受教於展禽於是喜入師見齊侯曰聞君親舉玉趾將辱敝邑使下臣來犒師齊侯曰魯人懼乎對曰使秦楚構難郊塵暴颺則誠懼君來

習齋記餘卷九

七

則否齊侯曰吾不及秦楚乎對曰使君之靈震鼓麾兵驟臨疆場而我爲陳宋則懼惟魯則否齊侯曰魯懼秦楚而易吾吾威行陳宋而難魯豈有說乎對曰有君之所爲不足懼者三魯之自恃不君懼者亦三周先王定鼎之後篤念股肱異姓之臣太公爲最同姓之臣周公爲最親如左右手故一封營邱一封曲阜俾勿離也仍賜之盟曰世世子孫無相害以君之仰奉先王肯背其殷命乎太公受履於先王東至海北至無隸西至河南至穆陵咸許征之而我先君禽父實陪翼其後先後報政親親尙功交映並芳實爲兄弟之國桓公率由前烈肆征不庭南威強楚九合

諸侯我先君僖公實陪翼其後且旦誓盟葵邱著矣煌煌
南金長府藏焉君一朝而肆刃汶水之泆使龜蒙之下有
赭艸焉太公桓公在天之神得無愴乎以君之繼述先休
必不其然也且君將圖霸天下乎抑侵漁鄰封竊尺寸以
自利乎君將圖霸天下則我寡君當小集兵甲謹率戈徒
惟齊之旌旗所指而尾效焉以修我禽僖左右二公之舊
豈其聲義未振於遐陬先行無罪之誅於比國自翦其爪
而斷其輔知者不爲也若秦楚於斯三者一何恤焉此敝
邑知君之不足懼者也且敝邑雖弱元聖之裔也天家之
宗也儻君而懋昭太岳之德益宏尙父之澤誕膺天歷遷

習齋記餘卷九

八

鐘簋於臨淄邠岐豐鎬且入版圖何有於區區之魯若猶
未也一朝而謀及宗邦竊思遙撼東京犯剝牀之忌天下
其謂君何况子孫不奮取厭於方伯周公其何罪乎則恃
我先君之親首潢籍而明德在人也且敝邑雖無武力易
象春秋十五國風什歷代禮樂猶載內府蓋尙秉周禮未
可圖也在上之君柔善自守未敢自虐以干天王之憲在
下之民禮俗猶存未至梗戾以遺鄰辟之憂一朝而使君
民相失不知何辭以告共主何名以聞四方乎且魯亡則
齒寒背斷則身痿齊東北之國也南向以待諸侯則魯爲
之唇吳越雖小皆鯨傑畜憑陵中國之志異日飲馬泗上

微克則及青矣何不釋魯以爲外蔽卽賴君之靈以我屈天下不以天下屈我亦當釋魯以爲南道主西向以待諸侯則魯爲左臂君憑十二之山河厲兵振旅以西臨天下得志則威無不加將借魯以犄角強國如身之使臂不則退保固圉亦借魯以籓維邊城如手之捍頭今南方之伏患未發而先忘其脣可乎西方之霸威未立而先斷其臂可乎此三者魯之自恃而不君懼者也豈陳若宋與君無涉者可同日語哉齊侯曰善受其牲幣許和而還

問平勃之於漢懷英之於唐其成功孰難

丙午

天下事救之未成之際也易救之既成之際也難人之救

習齋記餘卷九

九

事乘時勢以力救之也易憑至性以情救之也難先憑至性以情救之又能預爲之所俾後人得乘時勢以力救之也尤難嘗讀漢唐二紀見惠帝崩而呂雉以太后稱制高宗沒而武曌以悍婦臨朝其事頗相類也王陵以廷爭疏而非劉敢王遂良以忠直死而李友竟寒其機頗相似也宮中養外人子劉社之危如卵累碁子房州有廬陵王李宗之滅如髮引千鈞其禍頗相同也二侯用陸賈之謀而誅諸呂以安劉五王率多祚之兵而殺二豎以復唐其功頗相等也則宜乎執事之並舉漢唐遺事以下詢也雖然以唐事較漢事則宜以五王較二侯顧獨以成功歸之梁

公何說也則其成功之末末難易執事固有判然於中者矣愚生又何敢妄贅一辭第伏處蓬室識局章句竊具管見未經折衷試略陳陋說以請教可乎方曲逆絳侯之於漢也時勢之易爲者七而成功之屬倖者三高帝有遺盟也呂氏未易號也諸呂無強輔也齊襄能外倡勤王以遙爲聲勢也朱虛能內持義刃以奪呂氣焰也北軍皆左袒示信以見人心之在漢也且呂雉不過一淫毒俗婦非有梟雄之略控御之才未足以運轉乾坤而陳周之伸縮可自如也而二人聽陸賈交讜之說以取事於其間此所以產祿授首代王入繼而天下赫然復屬火德矣獨恨呂后

習齋記餘卷九

十

廷議之時陳相務爲容悅不能面諍徒以他日安劉君不如臣數語以自飾借令周交不協幾何不爲世勸之誤國作漢家罪人哉此一倖也勃以武夫遭遇赤帝爵至通侯曾不如敬業提一旅之師以報先皇乃待千金交讜而後共事是徒爲陸賈用耳豈成功者哉此二倖也入北軍伍中只合倡明大義數諸呂之罪惡以鼓動人心直引入大內以靖國難可也顧有左袒右袒之問何爲也哉儻士肩右露將事可已乎抑遂從之以助逆乎此三倖也宋儒曰此輩率爲身謀不無謂矣至於梁公之於唐則所遇者太宗之才人高宗之尼后寵異太過不思貽謀非若高祖之

有明誓也七廟已立大周革命盧陵在房承嗣側目非若
呂氏未易號也周來輩佐事於外昌宗輩淫蠱於內盡朝
廷臣鄰皆武氏心腹非若諸呂無強輔也隆基尙幼天派
漸絕非有齊襄朱虛可爲聲援也李氏域中竟不覺爲周
家天下羽林方且爲大逆之衛六軍反伐討敬業之師非
若一人高呼而北軍盡左袒也而武氏者優禮大臣若新
莽之謙恭法術御下如魏武之權略舉朝入其籠絡而罔
覺九有在其掌握而不知殆粉黛中之猾鹵釵瑱中之鯨
奸振古及今不再見之傑狐也豈易以勢力遏而智巧勝
者哉惟公之始也先借夢兆明宮子之不可無兩翅之不

習齋記餘卷九

十一

可折繼而進姑姪子母之說以悚之萬世血食之典以動
之遂使妖毒頓悟轉無儀之太子受國老之天下此正所
謂救之於已成之際也卒之引東之爲相誅二張立中宗
光復社稷真可以配夏靡而追漢禹矣及詳閱唐史敬暉
恕已多祚輩則皆公門桃李乃知當日不惟愷惻感發救
護於一時者力而且計謀遠慮布置於將來者深即使妖
墨不從復儲之請而將相皆感大帝之恩受元老之託勢
亦必乘菴狐之病揭二張之首而正中宗之位非徒以呶
呶甘言僥倖於一言之間者也夫功不自己立功莫尙焉
名不自己成名莫加焉此正所謂先憑至性以情救之又

預爲之所俾後人得乘時勢以力救之者也豈可與平勃輩專依時勢以徼倖者同日語哉范文正系公碑曰天下旣周而唐天子旣臣而皇非天下之至誠其孰能當嗚呼闕天地之晦起大廈之仆其真天下至誠也哉雖然愚生更有進焉稱人之美者必當原其所至自人知梁公薦柬之所以存唐也不知師德薦梁公爲存唐之原也則雖謂狄張之功爲婁公之功也亦可

駁朱子分年試經史子集議

戊午七月旣望以醫事坐祁城刁宅方大雨子檢案上書有廿史文選至朱子分年試經史子集議篇末序云議雖

習齋記餘卷九

駁

三

未上天下誦之是憾其未行也入選而憾其未行欲後世之行之也予以爲宋人之苟存百餘年幸此議之未行也宋人之支吾遼金元而常不足稱臣稱姪稱兄弟納幣二帝端恭死上玉璽於元人者雖未分年試士不幸而君臣朝野皆不出讀講經史考試文字之見也昔唐虞之治天下也三事六府而已君臣朝野之修齊治平和三事修六府而已六府亦三事之目其實三事而已修身者正身之德利身之用厚身之生齊家者正家之德利家之用厚家之生推而錯之治平出其修齊者與國天下共之而已敷奏以言令敷其正德利用厚生之言也明試以功明試其

正德利用厚生之功也夫然後車服以庸故理天下之事
惟正德之事利用之事厚生之事此事之外無事取天下
之人取其正德之人利用之人厚生之人而此人之外非
人蓋一人所立天下可共法也天下智愚賢不肖男女少
壯無不可行行之而天下之德日正用日利生日厚是之
謂大道是之謂正道禹啟湯文相率而修之和之未之有
改也至周武王光有天下周公相之創制顯庸以新天下
之耳目而用其身心於是以三物教萬民而賓興之使天
下皆畢力於此以成學天下皆共力於此以成俗曰六德
曰六行曰六藝其實六德卽所正之德也六行卽所以厚
其生也六藝卽所以利其用也周公之修其身齊其家者
不外乎此治其國平其天下至於化行俗美比戶可封泰
和宇宙皆不外乎此也至東遷而王室卑列國分天下亂
凌夷至於春秋名分之蕩然亂賊之接跡秦楚侈而諸侯
弱可謂極矣孔子曰是惟德不正之故是惟用不利生不
厚之故於是身帥三千惟三物是修而速肖者七十已見
諸其身其家矣不得位無以推之天下是以周遊也卒不
得位是以六十餘而始刪述也刪述三事三物之已然者
毋亡其譜使後世無迷其堯舜禹湯以來共由之達道而
已而不意漢宋諸儒不務取其爲事爲物者而修之於身

推之於家體之爲學共之爲教惟務纂輯注解以襲其所
謂刪述不思其六十以前所學教者何所各擇其資性而
分成者何但以刪述爲聖輯注爲儒而經傳中所謂三事
三物者全不見於身家矣况國天下乎漢儒猶有辭以爲
秦灰之餘恐亡其譜我雖不能修和其事物姑拾補其譜
周程猶有說以爲不專靠在書本別有精微之道朱晦菴
則尤爲愚謬立志讀盡天下書十四歲便注解將死時猶
講書可謂自誤終身死而不悔者矣方且欲以易天下令
人截年讀某書某書子卯科試之又截年讀某書某書午
酉科試之莫謂天下莫之能從也卽使此議得上朝廷從
之羣天下之人而納之佔畢講作之中盡朝廷歲月而涸
之考試選校之內而紙筆上之文章策畫終不可以爲智
仁聖義中和非正德也終不可以爲孝友睦婣任卹非厚
生也終不可以爲禮樂射御書數非利用也讀講著述朱
子輩一二人立法一二人爲之天下不可以爲法也非智
愚賢不肖男女老少壯皆可行者天下皆讀作著述靜坐則
使人減棄士農工商之業天下之德不惟不正且將無德
天下之用不惟不利且將不用天下之生不惟不厚且將
無生是之謂曲學是之謂異端陽明有云愚夫愚婦同底
便是同德與愚夫愚婦異底便是異端今以朱子半日靜

坐半日讀書功課論之是與愚夫愚婦同乎異乎士無學術朝無政事民無風俗邊疆無吏功其亡可立而待也故吾謂南宋之苟存幸此議之未行幸天下士猶不盡出於朱氏學也然當時之君臣上下亦十之七八淪於其穴而莫知其非矣故不免於稱臣納幣以至於亡也無論朱子之非皋陶稷契門下士誰是冉仲公西乎子故嘗嘲一詩云充卻百棟汗千牛大儒書卷遞增修聞道金人聲勢重紫陽齋裏淚橫秋蓋悲其學術之誤而徒抱忠憤之心也又嘗曰若宋儒者可謂忠孝之女蓋深傷於宋元而怪有明君相自棄其國初之大法而陷於此議之禍阬也漸至

習齋記餘卷九 駁

五

今日曠代不見一帝臣王佐之才千里不見一禮樂和好之家數鄉不見一孝弟忠信之人徒聞家家程注朱注人人奎文鈔策子午科也卯酉科也乾坤全壞於無用老學究但能誦讀注解靜坐談論皆純儒大儒從祀孔子廟庭而三事三物道上不見一人焉其與佛氏洞照萬象於空寂仙家自盜真氣於升脫者何異無怪乎世有三教堂之立夷孔子於仙佛也冤哉冤其因漢宋儒而沒孔子之實也然亦幸哉幸其得七十子之各嫻三物而明證實據不爽乎唐虞成周之舊也吾當朱學大行之世而駁此議知其不免季友之罪也而不忍自此以往代代如宋明也傷

哉

習齋記餘卷九終

習齋記餘卷九 駁

夫

習齋記餘卷十

博野顏元著

居恩祖妣喪讀禮救過

余每朝午暮哭必捲簾焚香他哭乃卽苦及讀禮無事不
辟廟門哭皆於其次覺其理精於程子程子云若無主在
寢哭於何處是謂
凡哭皆於
主前也乃不敢捲簾猶焚香哭待朴室成哭皆於其次
可也

遭故後體弱甚不能自持多偏坐讀至齊衰不以邊坐大
功不以服勤大自恨今後倦甚甯臥坐必正注所謂喪服

必敬是也

丙辰脫服復讀
禮邊坐似侍坐

習齋記餘卷十 雜著

一

向朔望皆設奠會哭讀至禮注大夫以上朔望皆設奠土
則朔而已乃定於望日會哭不設奠不捲簾後思望不殷
奠但不盛奠
耳非
不奠

作朴室疑塗則近飾否則患蟲害甚難之讀至父母之喪
居倚廬不塗既葬柱楣塗廬不於顯者既練居聖室乃定
於塗內不塗外小祥並外塗之方初終時跣而仍履成服
後跣而麻履至今四旬餘皆因禮言終初徒跣不言何時
納襪也質之王法乾張石卿皆未決問刁蒙吉又未有答
書夜中忽思跣而曰徒當與袒免同蓋通身之服所以備
人體也父母終人子有不欲爲人之心故免冠跣足而袒

肩三日後其心稍定先王不欲其滅性也因制令之食令之仍備人體一切服帶皆備但凶其制絕不與吉服同以重其哀此聖人所以立中也余初之跣而仍履又久不納襪皆過矣證之素冠詩有素韠韠於服爲不切而猶備之則凡服皆備又可見矣然猶恐屬祥後之制終不敢自信其說雖旣質法乾猶跣數日讀禮至鹿裘衡長祛祛裼之可也疏曰冬時吉凶衣裏皆有裘小祥之前裘狹而短袂又無祛小祥稍飾則更作橫廣又長之又設祛又注小祥時外有裘裏內有練中衣練中衣內有裼衣裼衣內有鹿裘鹿裘內有常著衣又經也者實也注云首經象緇布冠

習齋記餘卷十 雜著

二

要經象大帶袷帶象革帶可見古人雖凶服亦備四時之服且通身之服無不備矣余又露體與法靴四時皆單裘之言俱過因斷曰知非勿處卽索布纏足令家人製生布襪

居憂愚見

斬齊皆用紙糊爲冠愚初不暇察遂因而爲之及葬遇大雨雪遂壞思麻冠爲期年首服歷時非暫雖不遇雨豈可以紙材爲乎乃易以布重糊爲材外仍衣以紙加經其上前有蔽目布絲兩旁有塞耳布絲舉世通用之考之記文及諸儒家禮俱未之見惟鄧氏家禮詮補有云掩耳布及

繇毳古經文諸家禮俱無明文不知昉於何時意者因充耳而誤乎愚按吉冠何須養聰周制則有之矣人子居憂有以蔽目示不忍觀色也有以塞耳示不樂聞聲也此禮最佳且無貴賤皆行之不疑安知非近代明王義起而加之乎或史氏失記禮家失考未可以其無稽而遽誣其誤也吾從眾矣又世俗以白布作帽後加斬齊冠於其上亦禮文所無儻拘文義而不用則露頂髮大非重元服之義意古者必有其制記者疏遺之耳吾燕居樸室出事田園皆著生布白帽惟哭奠殯宮接見賓客乃加齊冠或適庶人居喪之宜乎

習齋記餘卷十見

三

斬齊衰用麻布帶用葛蓋古者無今繇布麻葛爲家常易得之物今則麻葛爲庶民御暑之服貧家鮮得好禮者乃反市麻葛以遵古式多見其膠柱鼓瑟也貧士實苦之愚直用極粗繇布衰冠皆然其說已具禮文手鈔然卒哭猶葛其帶恐貧民無力亦未必能辦數尺之葛不若直用粗繇帶實去禮文而得禮意未審高明者以爲何如

古者有衣必有裳至天啟間猶然崇禎時漸少今則全不裳矣吉服裳凶服亦裳吉服旣不裳而凶服必泥二尺二寸之衣前三後四之裳屬縱尺布而加兩袖正程子所謂吉服不古而凶服古亦無義意者余則衣而不裳其衣長

竟身不及地者二寸從俗也縫必向外必有辟領當肩之左右背必有負版心前必有衰從禮也蓋辟領負版俗所同也縫向外與衰俗所無也辟領負版衰與縫向外所以爲衰也所以爲衰不敢從俗也凡此之敢於違俗以從禮罪也敢於違禮以從俗亦罪也

素冠詩云庶見素冠兮注云素冠素紕旣祥之冠也其制黑經白緯祥則冠之禫則除之而次章又云庶見素衣兮注云素冠則素衣矣素衣之制則未詳及讀喪服小記云大祥吉服而筮尸何其相背也古者三年之喪再期而已故禮曰再期之喪三年也禫祭即在此月之中觀夫子大

習齋記餘卷十

四

祥五日而彈琴可見矣其祥日當是素冠吉服至禫乃並素冠除之而詩乃云素衣者因冠爲文如温公家禮祠后土賓及祝執事者皆吉冠素服而其注云素服者但徹去華采金珠之飾而已然則吉服去華飾亦可謂之素衣詩禮原不相背矣但自鄭氏間月之解出而歷代律初三年之喪皆二十七月始禫則祥後兩月仍是喪中之時日亦吉服則不可仍縞素則何以謂之大祥也又何以謂禫爲澹澹然平安之意也今擬大祥素冠如制斷杖復外寢衣宜放古人緞飾餘意而以黑緣祛領或白衣黑襯或黑衣白袷務使吉凶相雜以與冠相稱至禫而除庶合時之宜

亦不失禮之意未審明禮君子以爲何如

喪大記云既葬若君食之則食之大夫父之友食之則食之矣不辟梁肉若有酒醴則辭陳氏滄解云此並是尊者食卑者故雖梁肉不辟酒醴見顏色故當辭某按陳氏之說是食梁肉爲不見顏色者可食也充其意則尊長強之夜入內則入之矣強之夜宴則宴之矣惟晝內宴則辭爲人所見也不幾率天下之孝子而爲假乎愚謂梁肉所以爲養者也酒醴所以取權者也尊者強之以養雖非所甘可從也尊者命之以權雖以獲罪不可從也蓋不甘厚養哀也因強而爲養未爲忘哀也取權則忘親矣若病則酒

習齋記餘卷十

五

醴亦所以養當與梁肉同矣吾因是而有深慨焉古者禮教大明尊若長孰不解禮但憐孝子之心切不覺轉而爲非禮之食後世俗壞制湮有一盡禮者浮薄之人羣起而怪之笑之詈之伺其隙而詆撓之務欲其敗志半廢而後已則雖名爲長者其言亦何可聽哉故某惟視其果憐已而食之乎則以禮之食者受之或玩已而亂之乎則以禮之不食者辭之記曰君子不奪人之喪亦不可奪於人豈敢苟自脂韋獲戾於君子哉

又按禮君子不奪人之喪二句蓋兩警之也兩警之則必有奪人之人亦必有爲人奪之人無乃殷周之末已如今

世風俗乎噫

妻於夫拘之陳注云拘之者微牽引其衣憑尸不當君所陳注云假令君已撫心則餘人憑者必少避之不敢當君所撫之處也某按拘字相形會意俱不似微牽引之義以人情揆之夫妻情親當其既死哀痛之甚不暇避嫌拘摟其尸而哭之吾已驗之於人矣然男子性剛猶能制其情以避嫌故但執之或憑之世有拘妻尸者則過矣憑尸者身撫而憑之撫之者當心胸處撫按之餘人之憑何礙於君之所撫且憑尸者必上半身憑之又往何處避忌意當謂人或暴死於君所雖當憑尸之人亦必昇出就館或至家而後憑尸以哭是謂憑尸不當君所也

習齋記餘卷十

見

六

大夫君弔其臣時若有君命命夫命婦之命四鄰賓客其君後主人而拜恐卽是待主人拜命或賓畢而後其君又拜之以別於國君卽代爲主之禮也陳氏王氏必委曲捏合謂後是使主人在後似屬強解

凡主人之出也徒跣扱衽拊心降自西階此理最精所謂事死如生也孝子雖稱主人因喪不可無主也孝子之心則仍如其親在然此階乃吾親夙昔之接見賓客有事四禮所由以出入者也一舉足烏得不愴然心傷乎故由西階示若主人存也故拊心悲傷倍甚也然竊疑父亡而喪

母或祖父俱亡而喪祖母則主人之由阼已久矣卽不必自西階可也然則何疑乎恐古人以此變常故不敢質也弔者襲裘加武帶經與主人拾踊注曰弔者小斂後來則掩襲裘上裼衣加素弁於吉冠之武帶經者腰經首經有朋友之恩則加帶於經無朋友之恩則無帶惟經而已拾踊更踊也元接襲裘加武帶經古人友誼隆篤尙矣至注謂無朋友之恩則無帶惟經而已言徒經情之薄也今於子孫之外全無首經有服之親而不逮弔客焉姻親執友乃或紅纓吉服宗族表戚竟自喜客拜座又何帶經拾踊之有好禮君子古雖未能驟復姑宜講明帶經之制功總

習齋記餘卷十

見

七

必謹姻親執友宗族表戚及相識者臨喪必素冠服必哭踊否隨情亦庶乎足觀矣

君夫人拜賓解陳注多錯亂欠分曉疑板訛或傳誣愚按君拜寄公國賓大夫士者拜寄居之諸侯與鄰國來弔之賓及大夫士若本國之賓大夫士也何謂本國之賓雖居本國而其君素所師友不敢臣者也如顏般之於魯亥唐之於晉子思子方之於魏嚴光李泌之於漢唐是也本國何亦有與賓等之大夫士先世老臣致仕其君不敢與朝臣等視當與卿大夫殊班而君亦若國賓尊禮之也夫人於大夫內子士妻特拜命婦汎拜眾賓於堂上者其於內

子士妻中之命婦則特拜之其非命婦之眾賓則汎拜之也蓋古之命婦如今官妻之封贈各國大夫士皆有已封未封者也臆說未知是否

哭尸於堂上主人在東方由外來者在西方諸婦南向注曰婦人哭位本在西而東面今以奔喪者由外而來合居尸西故退近北以南向也愚謂吉禮主東客西此禮必因外來者有客道而云然也但喪禮旣男東女西與其使諸婦避近北而南向何若使外來男者卽就東方哭女者卽就西方哭之爲便向己如愚見行之惟哭畢女中有當謝者男主出靈座前西向拜之男中有當謝者女主亦於靈

習齋記餘卷十 見

八

座前東向拜之

婦人迎送客下堂不哭男子出寢門外見人不哭愚恐時方小斂哀情難制下堂出門之哭禁之取何義憶先恩祖妣旣大斂出至前巷往返哭不絕聲旣葬謝路奠周村亦然必歸拜主復苦次乃止以上二條皆可疑余之誣乎抑記者之訛也

按諸儒家禮大祥斷杖始飲酒食肉而復寢邱氏曰按禮中月而禫禫而飲醴酒云云又大祥居復寢禫而牀由是觀之則禫又未可以食肉飲酒惟飲醴食脯而已而况大祥乎今擬禫後云云據邱氏所引則家禮爲非余讀喪大

記見練而食菜果祥而食肉則禮已有明文此當何所適從蓋古人祥月之中卽禫祥禫所去不遠如廿幾祥數日便禫是故孔子旣祥五日而彈琴十日而成笙歌大約大祥已是喪終禫前數日只是不哀不樂平常數日耳故禮大祥吉服而筮尸禫訓爲澹澹平安之意今旣祥後仍三月始禫則只得作喪中日期若如家禮則過於早復常必如邱說卻亦非禮意惟詳玩禮文則得中矣禮云祥而食肉未嘗言飲酒也禮云禫而飲醴酒未嘗言禫始食脯也家禮因祥食肉而並言飲酒復寢邱因禫飲醴而並不許祥食肉皆非也今擬大祥斷杖食脯禫而飲醴復寢庶或

習齋記餘卷十

見

九

合古今禮制之宜矣酒肉之別已見前

草木根傷卽不死必枝葉萎久之而復甦親卒而人子不癯草木之不如矣仁也乎哉

感人哭呼父母思人窮返本人迫顧主故窮極呼親屈極呼帝願切呼天慶甚呼萬歲呼萬歲猶呼帝也以親君天皆人主人本也今愚僧妄談禍福致惑世沈錮願切慶甚者皆呼佛是誣天道奪君柄矣余見佛氏罪惡可謂甚悉而當恩祖妣痰得吐也亦呼佛佛之當誅久矣

喪大記朝一溢米莫一溢米食之無算以至疏食水飲皆云食之無算蓋居喪不能頓食欲食則食或爲人勸則食

但朝莫不過二溢米耳先王之極盡孝子之情如此而諸
儒家禮皆遺食之無算句致使一食不能盡溢朝後又不
敢食人勸亦拘於禮而不敢從必待莫時始食儻一哀至
則又不能食烏得不傷損脾胃而病弱不支余則身受其
害乃知刪書定禮誠非聖人不能非聖人亦不可也經大
儒之手而猶疏略若此其可輕言纂修乎

斂焉則爲之壹不食此禮最精仁孝懇摯之至者必能盡
之蓋一斂則不復見其尸矣情不啻初死設暑月供斂爲
尸所襲理亦不可食也但凡期九月之喪者恐不可以強
人此朱子所以不取乎

習齋記餘卷十見

十

明弔奠禮

世俗內外之喪不辨弔醴之儀不分男女之禮互失其所
關係不淺愚民旣莫之知士子亦習而不察間有能覺其
誤者又不敢任主禮變俗之名仍因循而憚改是使生者
死者甯爲驚怖甯爲慚忸虛詐甯爲缺欠疏薄錯亂而不
肯舍非以就是不亦惑乎愚謂喪禮中惟國家制度更定
者宜遵行而不返古若律令所不載情理所不合者皆當
決斷去取而變更之一人行之爲禮法數人從之爲學術
眾人習之卽成風俗矣如姻親鄰里有男喪或長行或丁
壯皆夙昔婦女所望而卻避渠亦望而遠嫌者也一旦傾

背則婦女無分尊卑老少皆入堂舉帷撫柩而哭之死者有知豈不驚怖慚忸精神四散乎且生者果何情傷徒作僞亂常耳其有女喪或處女或中少或晚輩皆夙昔男子所望而遠嫌渠亦望而卻避者也一旦蓋棺則男子無分長幼親疏凡與其父兄夫子相交者皆入堂臨座而拜酹之死者有知豈不驚怖慚忸精神四散乎且生者果何情義徒作僞亂常耳斯則內外之喪宜辨也凡男喪惟有服內親宜哭諸內外親嘗相見者哭諸外否則雖老嫗不臨幼柩雖卑少不近尊靈相識其婦女而來者入內寢弔其婦女而已凡女喪惟有服內親宜哭諸內姻親執友嘗相

見者哭諸外否則雖老叟不近少座雖卑幼不拜尊靈相識其父兄弟夫子孫而來者令護喪傳出其人於客次弔之而已至於弔酹之儀禮明言其如生者相識弔而不哭與死者相識哭而不弔奠用牲酒賻用錢帛凡爲生而來弔之可也賻之可也不必哭奠也凡爲死而來哭之可也奠之可也不必弔賻也今則於死者有故而冒然弔其生又從而賻之至或不識其面不辨其名斯不亦可驚可慚乎然猶曰因祖父以及其子孫厚道也顧於死者而反無三鳴之哭一盞之酹一盂之獻是敬生而遺死也於生則爲虛爲詐於死則爲缺欠爲疏薄於生者有故而冒然奠

其死卽從而拜之死者曾不識其面不辨其名斯不亦可驚可慚乎然猶曰因子孫以敬其祖父厚道也顧於生者而反無一錢之助寸帛尺絹升糧合麵之資是敬死而遺生也於死則爲虛爲詐於生則爲缺欠爲疏薄二者流弊至因力不能奠其親也並其子而不弔之力不能賻其子也並其親而不哭之蓋交相害也至不能奠而遂不哭之不能賻而遂不弔之蓋各相妨也甚至喪主亦以徒弔爲譏親友或負死而不負生則甯無奠以致賻種種錯亂不可枚舉皆因弔酌之儀不分也分之則當奠者富行其力不能矣近而菽水羹粥遠而燒雞絲酒無不可也又不能

矣直往哭之期無憾於死而已當賻者富行其力不能矣升米束柴周旋力作無不可也又不能矣直往弔之期無憾於生而已其或當奠且賻者富並行其力不能矣多其奠而少賻焉生者可補死者不可補也又不能矣先其奠而後其賻焉喪中皆可賻葬則不可奠也又不能矣有奠無賻祭餘可羞賓奠亦寓賻也又不能矣直徒哭且弔焉期無憾於生與死而已至於男女之禮旣爲弔客哭者則必拜拜者則必哭今則男子之臨喪皆拜而不哭其流弊至宗族至親執友皆不哭至不識與尊長皆下拜女子之臨喪皆哭而不拜其流弊至族婦女甥婦女嫁女子女孫

皆不拜其尊親至不識與無服之男皆哭之夫拜文也哭情也是男子皆有文而無情女子皆有情而無文可乎男子妄施其文而少用其情女子妄用其情而少行其文可乎故男女之禮所宜正也有志脫俗恥於作非者奮骨力倡之則世道幸矣

置木重不用魂帛說

司馬溫公曰古者鑿木爲重以主其神今令式亦有之然士民之家未嘗識也故用束帛依神謂之魂帛楊氏復曰禮大夫無主者束帛依神溫公用魂帛蓋取此意高氏曰古人遺衣服必置於靈座旣而藏於廟中恐當以遺衣服

習齋記餘卷十 禮說

三

置於靈座而加魂帛其上愚按魂帛者諸儒皆本束帛依神之說而爲之夫禮旣屬之大夫則非大夫不可用矣旣謂之大夫無主者則有主不可用矣然皆謂一束之帛也今諸家禮所繪用三尺帛或絹中環之而以兩頭垂下似人坐狀又不知自何人始也在古禮大夫無主者獨用束帛依神未詳何義或此束帛係大夫出仕時聘幣爲神之所重者乎或他日卽藏之廟中爲陳設以依神者乎俱不可考但據今之魂帛數尺之絹旣非生時所服又非他日廟中神之所依物與神無情神斷不之依且無緣用之旣題主又理之俱繁冗多事而鮮意味余竊謂遺衣服者吾

親氣體之所屬精神之所戀也木主者後此祠堂之所奉
吾親之神百年所憑也宜純用古禮初終卽以經服新潔
衣裳各一連屬而置尸上遂令匠造主三日大斂時孝子
親奉遺衣用志思維如親去尸就衣狀旣納棺中又橫置
棺上憑哭畢又敬奉之待蓋棺仍置棺上而以未書木主
植其前使親靈此時卽舍尸就衣又漸就主厥明夙興乃
奉主於衣上遷之靈座行朝奠禮他日祭祀萬年格享繫
此矣不然木牌何物而仁人孝子齋戒趨愴儼然如見其
親乎神與木何涉而聚已散之靈氣其上以歆廟中之祀
乎未時令式未知何若古人所謂鑿木爲重又謂以遺衣

習齋記餘卷十 說

十四

置靈座用心命意想當如此其理最精非後人所能及也

祭門神齋款 其一

己巳

古稱門神曰鬱壘神荼兄之東京賦云守以鬱壘神荼副
焉注曰東海度朔山有神一神荼二鬱壘領眾鬼之惡害
者繫以韋索而用食虎爲此說者其何據且海外山神何
以入海內人之門而爲神也觀近世畫尉遲恭秦叔寶於
門資其威武以象神恐鬱壘神荼所自起亦猶是耳不必
深考也惟遵禮承祀當知宅必門門必有神有司出入以
閱人主啟閉以遠害明分士女內外禦盜賊幽禦邪魅妖
氛大抵上古以獨木造戶故從木王之令祀之孟春以金

判木爲門斧鑿斲爲闌閑簷框得金氣多故從金王之令而祀在孟秋又或者以春氣溫戶近內房有比昵親狎之意故相宜秋氣肅神之儼然扞外衛內有嚴厲刑殺之威故相宜乎或者春之德仁戶近婦女有生育長養之機故相感秋之德義神之劃然制外防內是由之者懷之有大閑不踰之思故相感乎或者春爲生物之始自根而芽萬類方穉少戶肇啟動之端自內而外出納多碎小故相合秋則爲成物之彙自華而斂自秀而實萬物皆碩大而堅尊神爲統收之關自外而內出納多巨重故相合乎而其茲知懼矣詩云昊天曰明及爾出王嘗榜門上曰懷乎帝

習齋記餘卷十 齋款

五

鑒則神固將帝命以惕我者也不知畏天則不知敬神何以辭譴責哉某茲知勉矣詩云黍稷非馨明德惟馨是必義路禮門出入惟謹步中采齊行中肆夏周焉中規折焉中矩而後可以對越尊神也神其易言饗乎

祭戶神齋款

有引

詩曰綏我思成禮曰思其嗜好思其笑語蓋無所不用其思乃以萃其渙而神斯聚聚斯靈靈斯格格斯享也不齋何享古人之所以饗其親者然也予未能也至於五祀之神更無嗜好音容之可憑古稱人之齊聖蓋必心純一而後人可聖亦必人旣聖而後心可齊以予心

之憧憧朋從卽有音容嗜好之可憑未必能齊也况五
祀之全無鼻柄者乎因作齋款目閱心維聊以助齊云
思木渾材成戶故王於春不似門之成於斧斤者多也獨
立樞紐不假朋比戶之德也關鎖密室內函士女戶之事
也出入必由禦變於門所已疏戶之功也蓋戶者護也護
家眾以遠害神之仁者也視門之扞禦爲尤親仁以濟義
也視竈之火王文明而更方匡範人閑限出入仁以濟禮
也視中霤之中正土實而又舌口謹嚴開闔不爽仁以濟
信也視井之水歸冬旺而亦開受天光洞達內外仁以濟
智也又單門也奇數屬陽於五祀中司少陽令配諸青帝

習齋記餘卷十 齋款

六

其理主生君子臥屋漏之中有不見中霤井竈與門之時
而必見戶則分上帝明且及人出往者又切於四祀矣在
易之節卦初爻曰不出戶庭至二爻則曰不出門庭是戶
者門內之通稱又不必其單也古稱齊民曰編戶曰戶口
蓋人口皆居戶內而比次相聯故云然也又古者祭必設
尸戶爲五祀之首孟春舉事於歲祭中爲第一尸而字象
之奉祀者見其字慄然如神在上焉戶以外事有不臧若
遺神之羞焉戶以內物有不穩若致神之憾焉坐不如尸
若媿於神焉心無樞軸若媿於神焉身無轉運若媿於神
焉才不能保家德不能範家法不能謹出入別內外以肅

一家若媿於神焉神之惕我者多矣神蓋儼然式臨無往而不在矣

祭本宅井神齋款

井在圃灌溉瓜蔬禾稼每夕柳斗還則神氣通宅舍所灌成功用俱歸宅舍思汲自井盛於甬瓢勺於盆釜以造飲食製酒醋或以湏面或以沐浴或以濯澣或以潤浸或合土爲甕以成宮室或制火烈以調中和諸神之祀用之一家之生賴之下至牛驢雞犬皆飲神之德昆蟲草木皆被神之庥神之功用大矣哉奉祀者觸目則思見物之動則思水之流盪見物之靜則思水之陰貞見隱則思水之外暗見顯則思水之內明見房上天溝則思水之自上而下見地中水道則思水之自內而出凡有雜念亂齋卽因所思返於水焉

祭竈神齋款

家宅之有竈猶七政之有熒惑五行之有火人性之有禮方祀之有朱雀人神之有祝融也主乎火其王夏淮南子云炎帝作火死而爲竈神則其神亦尊矣司馬氏竈神著赤衣狀如美女赤火色也南見乎離卦爲中女配人爲心屬少陰狀之云者彷彿形容也云爾莊生則直言有竈有髻誰實見之幾於誕矣禮又謂五祀竈爲卑老婦祭之何

也蓋古人凡祭事畢皆祀竈以鼎烹所出也百神所由饗也老婦行焉特牲饋食所謂尸卒食而祭饎爨雍爨是也而卿大夫則以食專祭矣在孟夏從公也應侯也其臺象鼃而中虛象離故制字從之穴土會意鼃形也五祀惟竈備五行之用土以成象而著之金以受制而行之水以濟所勝而調之木以供其化而炊之五穀得之以養百飭得之以成酒漿得之以煦凡我士女非竈則不食非竈則不飲非竈則不湏沐非竈則不温寢竈之贊天地以生育人物者功用於是爲大而餘波則有如燼百草而霜之煉土作伏龍肝供醫方用功溥矣而何人爲尤親有枕衾夢寐不可對神明者竈則監之有對妻孥居室漏皆可以告天地者竈則監之故知畏天者先畏竈則匪僻之念不作違戾之事不行其惕警斯人之嚴師歟何敢以不敬撫茲六陽萬卉莠榮諸物生於木而戶祀之時蔬未成也甲乙之神生而不食其養諸物成於土而中雷之祀蔬已踰鮮也戊己之神存而僅享其殘井祀則大無蔬竈祀爲備時使然也俗每於歲杪廿四之夕祀以指頂糖飴云將升天述人間淑慝於上帝以黏口也豈其然歟則惟從禮

祭中雷神齋款

己巳

中雷者上古穴居開孔穴上正中以受明達煙氣也雨則

降穴內地之中央存留之故名或曰宅中土也予以爲雨所留地則如今宅中土若雨所從降之孔以受明達煙也者則今之窗牖實似之室有天門者更似之有天窗者更似之簷楣水口亦近雨降之義古人之祭也博求之以神無定所也疑其無不在也則當迎神也專求之宅中散求之牖與天窗水口宜無不可蓋古中霤承天雨露受日月星辰之照臨來風氣之溫涼宜人物吹噓溼蒸使之上瀉非僅土德也然古人祀以土王之月取五行配五祀而分屬之土則中宮固其專位戊土固其專能吾人致齊固當有專思矣宅中土卽闔宅之會極也如宇宙中何地非土

習齋記餘卷十

齋款

五

而五行分王必歸之中央戊己者猶是也家中託處於此猶里之有里社邑之有邑社天下之有后土也故昔人言入爲中霤出爲社神此之謂耳非此土不惟士女無所於棲門戶於何護衛井竈於何措置則中霤爲人神之所託基猶坤元之載萬物以承天也其行土所以主宰乎東木南火西金北水也其色黃上以配元天前應火之赤後應水之黑左右應金木之青白也其味甘所以調甲乙之酸丙丁之苦壬癸之鹹庚辛之辛也其氣溼所以潤澤乎金水之陰木火之陽也其德性所以貞固乎仁義禮智之性幹旋乎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情也里社之祠非僅祀其

祠所以合一里土地之精神而祀之其祠也邑社之壇非
僅祀其壇所以合一邑土地之精神而祀之其壇也王郊
之方澤非僅祀方澤所以合天下土地之精神而祀之方
澤也然則中霤固合一家土地之精神而祀之也凡一家
所統無間宅有十百區地有千萬畝固皆中霤神氣之所
充周也宮室託處焉物產蕃息焉什器布列焉家祠祖考
妣萃渙焉世世子孫長養焉中霤之功用大矣哉長夏有
事尙歲中也從所王也人而無信貽神羞也明德薦馨誠
以孚也

五祀分時祭分配五行亦因鄒衍五德呂不韋月令著

習齋記餘卷十 齋款

三

後有此論耳然五祀終是祭之名數不必甚拘五行何
者以中霤象方澤則古王天地二祭百姓從之未嘗於
方澤祭外又有金水木火諸祭與之埒也且古有七祀
三祀二祀一祀之祀何以配五行耶 門人李恭

巡捕朱公行實

巡捕公蠡縣劉村人姓朱諱九祚號盛軒少儻啟禎間
邪教蜂起有九門傳頭高應賢者倡妖言蠱惑燕薊民羣
趨之出則壯騎雲繞居則弓刃環席偽封劉福山等爲國
公會謀不軌公憂桑梓欲許之計洩賢遂欲殺公遜言得
脫乃訟之馬令賢挺身不跪稱中宮懿旨且至今不敢問

亟申六院而易州道王爲保官計隱其事公乃遊都下見
言官輒陳之事得上發羽林捕獲懷宗皇帝親鞫御批魁
魑晝行斃之獄戊寅之役朝廷以國事日非特遣大府持
節保定招集草澤智勇無論山林隱逸里甲士民俱許陳
籌公應幕上言今日之兵皆市井滑徒頂名食糧出則搶
掠戰則奔逃且逃後並不知其爲誰此所以倉庫日空而
戰無一卒也某有不費糧餉不事招募可戰而不可逃之
兵數萬居則入府無警出則兩難可平大府驚異召問則
曰編各州縣富民子弟習弓馬者十家共一兵復其雜役
馬甲器刃令自備居常訓練每兵一副卒正兵傷則提副

習齋記餘卷十

行實

三

卒補伍兵士著不可逃且一身勤王十家安枕其孰肯逃
兵利糧給取之不窮大府悅服然竟不奏聞甲申君崩吏
走村落大亂交相劫掠公曰急矣長此不輯行卽近城乃
糾同志生員張祚王熙中焚香歆盟有財者捐資有力者
捐身有馬匹甲冑戈矛弓矢者出列街前束成一隊令鄙
野有盜立刻報出捕事平後或有禍吾自當之於是捕斬
渠魁王三好脇從者皆烏獸散一邑遂安丁亥蔣公子兵
起公率眾守里亦如之后駐蠡姬兵備下車授公巡捕官
故事捕廳公案建衙出則武夫前導儀仗赫然公曰父母
鄉親友所在誰與施此盡去之步行趨道夜巡紙燭一提

而已順治初劉里被圍旗奴韓某恣橫率意耕田失產者日眾公患之伺其窩盜圍而擒之鳴於縣府解按部律斬雖遇赦甦脫訖弗敢肆而里閭窮民不受滿人侮得各租祖田至今日者公之力也迨卯辰之際地方粗安裁革省南道公遂謝任繼遭飛禍告晉同里楊平富家裔也以澤水屢災鬻妻山右以療饑遺一女夫妻子母分割號哭徹晝夜公曰傷哉而祖父之大家莫保其媳也顧吾亦乏柰何愴嗟薄暮已而曰得之矣市大青碓以周之而人之骨肉完聚有鄉人乘水盜園蔬瓜者公謂養孫顏元曰汝知盜可得乎元對不知公曰匏未可瓢亦難作羹棄物也水

習齋記餘卷十 行實

三

落汝遊曲巷果得之何人之戶以授地方居數日請宥者不至翼日當訟之吏公忽夜起召元曰吾悉其情矣鞠渠於廳固數世盜案渠倩解者亦一世盜名渠不來是也已矣吾不忍以數筍瓜菽盜人也踰年元旦夜有叩門者啟之則其人貽雙鯉而去二十年來恬退自牧不入城市教其子晃及養孫元耕讀是事不與世局晚節尤稱有守云

父顏長翁事蹟

翁名昶顯曾祖考叔翁子科之孫顯祖考次翁發之長嗣也形貌豐厚性樸誠奮力過人嘗與人較跌時稱猛悍者莫及一肩所勝二夫不能起上脣微短語艱如也好種樹

所植必成嘗云欲實又欲深棒椎也攫根幼爲後於蠡東
劉村朱氏娶隨東王翁喜亮女於崇禎乙亥翁年十九歲
而舉子元嘗治圃於朱塋之陰構土房井畔因乳名子曰
園兒因不得所後懽憤憤有遊行志聞滿州兵好挾人恨
曰乘彘乎盍速來迨戊寅子月東信迫乃連夜與元母賭
績以素課上所後積其餘市江青布爲新腰囊梅花網中
預爲絛笠縫履於襪初六夜謂元母曰昔有人不得於父
自創二刃不死鞅鞅出披剃爲僧其後二子皆登第擢顯
職訪求得之懇還卒不許誥封亦不受曰吾旣不得於父
焉用家焉用子蓋託言以相訣而元母不悟也明日東兵

習齋記餘卷十

行實

雜著

三

至遂出從之去噫父東時元方四歲弟二元隨殤元雖待
罪兩間幾四十猶與鄉人儕也烏能及遜僧子哉乃吾父
竟作遜僧其言如券矣

以下關東
還後續記

康熙甲子元蹤父於遼

左踰年三月四日認妹銀孩

其詳具
神應記

與其父翁金四老言

父所從而東者鑲白旗董千總也元聞同難郭翁思皇見
我父肩插小白旗金老曰是用尊君作撥什庫矣撥什庫
軍行插肩旗董公曰他人皆刃劫來者阿弟願從我同居
係往生夙緣豈可奴視所得細軟悉附之虜男婦夜鎖晨
開悉令父主之抵審配之王妻給數十金坐糖店於城市
有楊氏兒竊糖父掌其首浸血楊亦殊武健怒相毆解者

輒傷兩旁人馬岸積莫敢前卒致本旗牛彖和解令結爲兄弟王繼母無出適 本朝中外一統將歸視兒路遇鬻婦者遂娶劉而還生銀孩三載又生金孩乃謂王母曰若旣無男妾又好女吾決歸視兒矣過山海關司關者例按帶參事發成獄久之得不死還韓英屯素產盡落妻妾繼及遂不復爲家計遣二少女各歸舅姑惟友羽衲遊山水至康熙壬子四月十一日病劇金四老視於八王寺已不能言指榻頭褥囊四老探之得江青布二封次日卒葬之文陵之側寺僧爭金而詬乃知囊中尙有白金三十兩

云

習齋記餘卷十

雜著

三

鍾行一行實

吾邑之南莊頭營鍾君九經行一少讀書遭母喪產益落名以弗成苦父之缺養也遊都下訓蒙資館奉寄菽水五七載後父年漸衰遂不復出勤貿易以致養左右承懼肩擔逐驥無不爲也暇則學醫卜術數以自娛迨父卒則貿易亦不爲矣初教其長子欽業儒度無成遂專教之穡事次子鉞方七歲卽教之立侍長者十歲命之出就外傅或阻之以貧家利農事不度力今滋苦且爲異日飢寒張本矣君曰但患不成人耳苟成其人簞瓢陋巷亦何妨遂使從鄭師遊教之益嚴十五歲後非力作不許免冠一日在

其岳丈家暑甚錢科頭卽怒目曰熱死乎錢遂不敢復免
窘於薪米嘗輟午餐以食錢非不得已不令之田也恭其
兄事之如父愛敬交盡有珍味必進事堂兄亦惟謹撫諸
姪慈而義姪鉉傭房山久爲人所制不得歸君不遠數百
里拔之以來次姪鏗爲後於劉君曰豈可爲異姓子爭之
還遇友朋和而直交里黨任而恤氣象温恭人人可近有
過則直言規諷人之喜怒不顧也有好賭者爲之酒筵加
以揖拜而戒之人嗤其過君曰但其人改過保業吾何惜
焉有酗酒覲面詈詬者君退內室不之校俟其醒而詰問
之酗者伏過有歉於春秋耕斂或乏貿易本錢者君輒以

吾齋記餘卷十 行實

三

其力爲保貸之迄今多未償爲君家累嘗取息錢易藥爲
生計而鄉人乞劑不問有無家人尤之君曰藥濟人物也
矧屬鄉親何忍啟齒乎尤急人患難不辭勞瘁蘇貢士慶
雲君師也館房山之雙柳其子陷難君走報之已而蘇卒
於雙柳親友憚途遙無往者君獨赴哭一時多之仁及物
類凡動植不輕殺自強時預定卒年竟不爽彌留之際教
錢曰毋近勢貴毋卑貧寒當忍讓反已古之人嘗與乞可
爲友唾面自乾但求自反何責於人又囑所遺藥盡以施
人無復取直君生於崇禎十三年五月初十日辰時卒於
康熙三十三年六月二十七日辰時無屍氣無蠅蚋戶外

營營不入也元配孟氏繼室鄭氏子二長欽孟出娶朱氏
次鉞鄭出娶閻氏女二長適屯莊彭姓次適沿村趙氏孫
女一尙幼君之存也遇予愛語每言使鉞問業於予未遂
而逝鉞以客歲之冬詣予齋質疑以今歲四月求其伯父
心齋翁委贄來從遊遂從予肥鄉漳南書院追成父志也
一日愴然再拜手以狀曰我父一生行事願阿師述表之
予因次序之如其狀

題記前示鍾鉞

吾自幼多過迨康熙甲辰得交法乾王子相期以聖人之
道訂五日會各爲日記逐時自檢言行課程之得失相規

習齋記餘卷十 行實

三

過而勸善焉迄今年幾七十不陷大旨似於周孔道法有
一隙之明者以四十年兢兢如一日也惟是王子舍我媿
不德無能振鼓二三子剛主外鮮有交修嗣續者老懷用
是拳拳耳近剛主之弟培舍姪修己皆淬礪起吾方行寐
失笑爲斯道快而吾子又能自強新歲丕奮頓使衰萎氣
蒸神健爲吾子題數語於冊端則如常侍左右聽引駁矣
一曰毋欺幽獨如對父師二曰敦本孝弟篤於家庭三曰
自立言行毋隨流俗四曰日新時省過而改之時思善而
遷之五曰務實痛戒詩文棋畫須求身世有功此五者元
所終身勉之而深媿寬假者子其念之

李母行實紀略

義豐張翁進華之長女十有四歲適李翁清宇爲妻便能
執婦道凡美蔬饌惟供翁姑分子女雖強之不嘗也屆冬
寒每先翁姑起爲之烘衣姑感其情亦先張起爲烘衣則
蹙然曰我分應爾也阿孃何可然歲時新品必先獻於翁
姑夫少好賭張憂之輸則求母家錢帛爲償羸歸不喜善
辭勸之積誠動之清宇果改行其食貧也雖藜藿糟糠不
怨惟勸夫子力農行賈而已紡績以度日長男子植秀從
學於鄭師美章相距里許其歸食也盥箸潔備如延賓然
恆減口爲之午饌及其署館博陽憂思如結嘗夜夢歸翌
日果歸去則愴然送諸門並望不見乃入凡有事甯躬親
不勞其子或不得已役之逆揣其不欲不强也次男子永
秀勤於穡事張憐其勞每減口優食之夜出必問其還否
更靜必問其寢否長女子嫁莊頭營李氏姑婦相得處室
和諧次女子嫁婁家營婁氏張之撫二女也惟嘉其美不
責其失慈柔以教之植妻本州于氏女徵幣未舉張恆負
歉曰爨輒親執不之役告面禮輒不受歸甯請期輒云適
汝願謂人曰我愧未盡姑道也康熙癸酉植秀入學踰年
而張卒享壽四十九歲博陵習齋顏子素與其子遊悲其
賢淑而獲福報者短也爲之紀略如此

習齋記餘卷十終

習齋記餘卷十

三

